

影海情波

【台灣】姬小苔著

影星卷入风波池，
情网深处两依依。

藝出版社

影海情波

著 者：(台湾)姬小苕

责任编辑：汪修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镇江前进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375 插页2

字数150,000 199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178-0/I·170

定 价：2.6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粉红色天花板，粉红色地毯；

粉红色香水，粉红色的床。

在这团粉红色云絮里，睡着天使般秀美的少女。

手绣百鸟图案床罩衬托着她那张精致的面孔，性感的睡态，令人禁不住想一亲芳泽。

当旭日初升，金样的阳光洒在窗帘上，晃动着这一室意乱情迷的粉红时，朱蝶起醒了，她睁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，静静地凝视着四周铜柱撑起的缎子床帷上垂挂着的流苏。

渐渐地，那双经常流荡着温柔光采的眸子，魔术般的变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种冷酷。

她在想。

半年前，刚搬进这幢别墅时，她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但是她运气好，不过半年，她就真的摘到了她所渴望的星星。

她当然不只是运气好，她付了代价。

但这有什么关系，她注定得到一切，她笑了，笑得比

方才更冷酷无情。

下礼拜——

就在下礼拜，台湾观众只要一打开电视，不论哪个频道，都可以看见最新一季的“多乐天使”在荧光屏上出现。“多乐”是种最受欢迎的酵母饮料，每季的模特儿常因出现在这个广告片上，最后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星。

但这仅仅是第一步。

除了电视，还有电影、杂志……各种媒介上都有她的情影。

她有名了。

朱蝶起相信自己还会得到更多，这个起步实在是够好的了，银海广告公司在一万多名的应征者里选中了她，他们的严谨制作，必会让她在短期内达到高峰。

撇开别的不谈，光是造型设计，她就爱死这个“多乐天使”的角色，她被塑造成玉洁冰清的夏日女神，整个制作队伍还特地远涉风光怡人的槟榔屿，当她和水上人家的孩童一同啜饮这象征活力、健康的饮料，然后在鲜花与音乐声中乘直升机离去的画面，在试映会上得到一致的好评，广告主和总经销都公认这是多乐有史以来最精采的广告。

见不得天日的半年“早妻”日子，可以结束了。

朱蝶起把面孔埋进枕头里，那儿有股薰人欲醉的香气，但也埋藏着她太多太多的……

“醒了？”

她一抬头，赵天豪不知何时进屋了，颈子上围着运动毛巾还汗水直滴，由于懂得保养，若是远观，那身时髦的运动装还没太走样，可是一看到那颗半秃的头，蝶起就闭上眼睛。

“你慢跑回来啦？”

“睡得香不香？”赵天豪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色迷迷地

弯下腰来，预备展开攻势。

“嗯！”她懒洋洋地哼了声，一股汗味钻进鼻孔，她裹紧床单躲开了。

“我先去冲凉，你等我！”赵天豪也不恼，捏捏她水蜜桃似的腮帮子，走进浴室，没两分钟就带着股檀香皂香味出来了。

“你好诱惑！”他掀开被单，欣赏着她雪白赤裸的胴体。

裸睡是她的习惯，她睡觉时不喜欢穿衣服，尽管有别的女明星嫉妒她，说她东施笑颦，但她一点也不在乎，亲近她的男人，也乐于接受她的性感。

她轻轻一翻身，赵天豪低下头去，手在她平滑细腻的脊背上游移着趁势吻了下去。

一阵嘘嘘的痒，使她笑了出来，赵天豪还逗她，她终于笑得忍不住翻过身来，显露在赵天豪面前的，是一片迷人的风景。

赵天豪痴痴地看着，“蝶起——”他动情的叫。

朱蝶起不应也不躲，就这样的任他看着，但是那张天使的面孔逐渐浮起了羞态，纤纤的手足也在他充满欲念的注视下浮起了桃红色。

那分娇柔，那分性感更使人——

赵天豪再也忍不住了，可是他的手才一碰到她，她就顿时逃了开去，绮旎的动作惹人无限遐思。

“不许躲！”他啃着她柔若无骨的肩膀，双手不规矩的探向她的胸前，那美好的感觉令他闭起了眼睛，一股热浪由小腹升起。

“蝶起！蝶起！”他一迭声的叫着，热浪继续推动着他，使他无限陶醉，无限沉迷。

“不！”她轻轻反抗着他：“不！”

“求你！”他受不了这样的挑逗。可是她一拨就把他

的手拨开了，还伸出玉腿轻踢了他一脚，然后飞快地用被单一角掩住小腹，一边吃吃地笑着，斜睨着他的眼睛真有点说不出的风情。

赵天豪在她美好的曲线与风情下再次降服。

他全部的灵魂都给这迷人的小妖精吸进去了，吸进她无休无止的漩涡——那既像是天堂也宛若地狱的漩涡里，再也无法思想。

但他心甘情愿，就算她吸干了他身体内所有的血液，他都无法抗拒。

有谁抗拒得了她呢！

“砰”地一声，突然，门被踢开了，闯进一个彪形大汉，手上的照相机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响个不停，闪亮的镁光灯使陷溺于欲海的赵天豪一惊而起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干什么！”他跳了起来，忿怒地大叫着，一边用床单赶紧把自己裹了起来。

“起来！”那个大汉理都不理他，狠狠地去搂仍躺在床上吓得簌簌发抖的蝶起，对她片无寸缕的赤裸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
“你是谁？”只裹着床单的赵天豪狼狈不堪，再也威风不起来。

“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小霸王朱通，居然就敢随便欺负我妹妹！”

“她是你妹妹？”

“要不要我证明？”朱通冷笑！“你糟踢了我妹妹，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现在你该怎么说？”

“我——可以给你钱！”

“谁要你的臭钱？”朱通破口大骂：“你侮辱老子！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有话好商量！”赵天豪的脑门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。

“哥！求你别闹笑话！”朱蝶起披了件衣服从床上爬

起向朱通哀求着。

“滚！”朱通一巴掌就劈了过去，把她打得老远，差点儿没一头磕在床柱上。

“哥！”朱蝶起跌跌撞撞又爬了起来，披头散发的样子益发楚楚可怜：“哥，我是——”

“闭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敢开口？”朱通又是一巴掌把她打得鼻青脸肿，乖乖住嘴，只是不住的抽泣着。

“不要再打了。”赵天豪吓坏了，他没想到这个横眉竖眼的家伙还真会动手。“你要什么我给你！”

“你也配！我妹妹给你白玩了，哪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？××！老子要你的命！”赵天豪虽然壮，可是朱通只消轻轻一提，就揪住他的领子教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别说得那么难听——”赵天豪连连呛咳，“你开条件吧！”

“你还敢侮辱老子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时疏忽犯了错，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放我一马，我一辈子都感激。”赵天豪惹出大祸，只有低声下气，频频求饶。

“这还像人话！”朱通这才满意，“看你也怪可怜的，我就饶了你吧！说起来我妹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从小我们全家就像珍珠宝贝似的把她供在手心里，要有什么，一点苦也没吃过，你这个混球说糟踢就把她糟踢了……”朱通起先说饶他，但愈说愈气，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瞪得赵天豪浑身发毛，双膝发软。

“大哥请息怒。”

“呸！谁是你大哥！”朱通那架势像要一口把他吞了似的，赵天豪只差没有叩头求饶。

“是是！”他直点头：“我该死！”

“哥！”朱蝶起怯怯地叫了一声。

“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，滚开！”

朱蝶起滚开了，那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叫人好不心疼，赵天豪看了恨不得过去搂她、安慰她，叫她别怕，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

“这样吧！”朱通一沉吟：“既然你诚心悔过，我也不多要你的，五百万吧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难道我妹妹的清白还不值五百万？好！你还她清白，我就饶了你！”

“可是她还没碰到我之前，就已经——”赵天豪才说到一半，就给朱通的吼声给吓了回去。

“你诱拐良家妇女，竟还敢血口喷人！”朱通气得满脸通红，怪叫连连。

“我不是——”赵天豪狼狈地躲过了他的追击，若不是朱蝶起死命抱着朱通那铁箍似的臂膀，他恐怕早就被打死了。

“哥！你冷静一点，天豪又没说给，他会肯的。”

“哼！他不肯，我就要他的命！”朱通恨恨的住手。
“五百万实在太便宜他了。其实——”他冷笑了一声。

“怎么样？”朱蝶起颤声的问。

“其实我根本不要那五百万，这种人面兽心的混蛋，不知道糟蹋过多少女孩子，应该让他坐牢。”

“千万不可以，哥！”朱蝶起张皇失措：“天豪是有身分的人，万一张扬闹来，他的脸要往哪里搁？哥！你千万不能毁了他，我们——吃点亏算了！”说到最后，她呜咽咽地哭起来。

“吃点亏？”朱通的一张脸气得铁青：“你这叫吃点亏！你下半辈子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她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：“只要你肯放过天豪，我什么都可以认了！”

“哼！痴情女子负心汉！”朱通骂了一句，“好吧！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情深的份上！这口鸟气我也认了，那五百万你拿还是不拿？”

“拿！拿！”赵天豪屁滚尿流的只求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：“我一定拿！”

“好！”朱通把笔递给他：“签支票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”赵天豪哭丧着脸：“钱都是我老婆管，就算我签了支票，她不盖章也没有用！”

“那你回去找她盖章啊！”朱通不耐烦了：“你这家伙婆婆妈妈的，烦不烦！”

“我不敢，她会——”

“你既然不肯对我妹妹负责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派出所，请他们前来处理，人证、物证齐全，看你怎么交待？”

“你千万别这么做！”朱蝶起惊惶地抓住了朱通已经握住话筒的手：“天豪会听你的，天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赵天豪叹了口气：“蝶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往日的情份上，劝你哥哥少要一点？五百万我实在拿不出来！”

“那也可以，我就要四百九十九万！”朱通一口答应。

“只少一万？”

“哼！”朱通冷笑一声：“这一万辛苦钱可是我的车马费、底片钱和摄影费，你好意思不给，我也就不要了！”他沉下脸：“可是该我妹妹的，你敢少一个镢子儿，当心我要你的命！”

“回来啦！”张佩芬打扮得珠光宝气正要出门，看见丈夫灰头土脸的回来了，只懒懒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佩芬！”赵天豪近乎哀求地叫了一声。

张佩芬回过头，那双精明的眼睛只消瞧上一眼，就知道丈夫又捅了漏子。

“干嘛！”她不耐烦的应了声，打开了鞋柜的门，里头有一百多对各式各样的鞋。

“我——有话跟你说，你能不能过来？”

“有话就说啊，快点，我要出门。”

“我……这个……是这样……我想……”赵天豪结结巴巴地说了个半天，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。

“你吃错药啦？”张佩芬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：“只不过早上出去慢跑了一圈，回来就变结巴了？”

“佩芬，我——遇到麻烦了！”他颓然地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张佩芬一点也不感兴趣的，只淡淡应了一声，仍在精挑细选她的鞋。

“你一点都不关心！”

“关心？哼！我张佩芬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你这活宝在外头干了什么事！每回闯了祸回来就是一句——我惹了麻烦，然后等人去收拾，你倒轻松！”

“你是我老婆，不能不管我！”他急了。

“你玩女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老婆？”张佩芬厌恶的瞧了他一眼，从鞋柜中抽出一双鞋。

“我发誓，如果这次你肯帮忙，我以后——什么都听你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！这种鬼话你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我背都会背了！”她鄙夷地套上鞋子，“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，别烦我！”

“可是这次不同，如果——如果不给的话，我会有杀身之祸！”

“多少？”她挺慈悲的转回头来。

“只要——只要五百万！”

“五百万？”她倒抽一口凉气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全身乱颤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被她笑得莫名其妙。

“我笑他们好没见识！”她好不容易才收拾起笑，脸色一整，冷冷地说：“就凭你这种货色也值五百万，简直是瞎了眼。”

“佩芬——”他慌忙叫她，但妻子已施施然的走出门口，上了自家司机停在那儿的车，一溜烟的走了。

□ □ □

“我告诉你不要烦我，你又来干嘛？”张佩芬隔着大字台看丈夫，年轻时，赵天豪的确是人之中龙，但年纪愈大愈不长进，多年来的作为，简直伤透了她的心。

“我实在没办法！”

“没办法想办法啊！”她漠然地坐着。

“我——”他经这么一训更是抬不起头来，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只有再度厚起脸皮：“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你！”

“我会有什么办法？”她仍低头看卷宗，自从五年前赵天豪出了个大纰漏要求她收拾，她就提出条件才肯帮他摆平，顺理成章地成了大权在握的总经理，让他做个空头的董事会主席，她一直以为这是挟制他不让他作怪的好办法，不料还是失败了。

“你有办法！佩芬，你去跟他们谈条件，也许可以杀掉一点价。”

“没兴趣！”她摇摇头。

“只要你肯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她虎起脸：“你玩女人凭什么要老婆摆平，简直是不要脸，如果我偷汉子要你出面，难道你也会觉得很光荣吗？”

“你凶什么？”赵天豪被她刺激得也跳了起来，怒急

攻心的在桌上重重一拍：“我赵天豪是瞎了眼才娶了你这种不懂事的女人，你非看我给人家告进牢里，千万万刚才高兴不成？”

“那也是你的事！”

“好！我的事！”他气得发抖：“你眼睁睁地见我去死算了。”他一摔袖子走了。

张佩芬也没留他，她晓得，这个好色又胆小如鼠的丈夫永远不会为尊严争一口气，他现在走了，恐怕过不了半个钟点又会自己回来，低声下气的为三天的期限求她。

五百万！

她冷笑一声。

□

□

□

“夫人！有位小姐来看您！”张佩芬用过晚饭洗过澡，才刚松懈下来一天的紧张，正悠闲地浏览服装杂志时，管家就进来通报。

“约好的？”她放下杂志，皱皱眉。

管家摇摇头：“从没见过。”

“叫她有事明天到办公室去找陈秘书。”

“她说是私事！”

“私事？”张佩芬又皱眉：“这么晚了，会有什么私事？”

“这是她的名片。”

“朱蝶起？好吧！叫她进来，我在小客厅见她。”

朱蝶起进来的时候，张佩芬眼睛一亮，好个标致的小美人，婀娜娜娜，粉妆玉琢，真是块材料。但她不动声色，打量了朱蝶起一眼后，又埋头读手上的经济月刊。上面有一张她的照片，是上个月记者来工厂访问时拍的，虽然青春不再，但女企业家的威仪，别有一番成熟风韵。

朱蝶起见她没反应，也不甘示弱的自己坐下。

张佩芬对她敌意的注视根本不在意，仍然津津有味的

看着杂志。

“我姓朱！”

“来见我有事？”张佩芬慢条斯理的收起了杂志，扫了她一眼，眼神中有逼人的笑容。

“当然！”朱蝶起那张娇嫩的面庞上浮起一丝冷笑，她从手袋中拿出一叠照片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看看不就知道了？”朱蝶起心想，这个可恶的女人，等到她看见自家丈夫和别的女人拍出这种照片，看她还骄不骄做得起来。

张佩芬拾起那堆花花绿绿的照片，淡淡地看着，连眉都不皱一下。

“看完了？”当张佩芬把照片又原封不动的放回桌上时，朱蝶起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你的身材很好！”张佩芬仍然没有表情。

“不是来要你夸我的身材，赵太太，你我都是明白人，何不痛快一点？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！”张佩芬打了个呵欠，“如果你是让我看这些照片，我已经看过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也许你还看不出来——”朱蝶起简直被她的镇定弄糊涂了，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是少了一根筋，还是大脑有问题？

“哦？”

“那上面赤身露体的男人你不觉得很眼熟吗？”朱蝶起冷笑一声。

“那是赵天豪。”

“你一点也不惊奇？”

张佩芬笑了：“他身材不好，我每天看都看腻了，更何况这些照片拍得也不特别。”

“你——”朱蝶起气得咬牙切齿：“赵太太，你可不

要给脸不要脸，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。否则——”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张佩芬笑眯眯地。

“给我五百万，我就答应跟你丈夫一刀两断，否则这些照片会让他好看！”朱蝶起粉脸铁青，恶狠狠的说。

“是吗？”张佩芬还在笑：“小姐，我不太在外头走动，还不晓得天豪值五百万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给我五百万，我就把他送给你。”

□ □ □

报社的编辑室里闹哄哄的，电话铃、交谈声、打字机咔咔响的声音此起彼落，再过十分钟就截稿了，这是最紧张的时刻。

尤其是影剧版。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电影节中有一位知名女影星服药自杀，还在急救中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如果漏掉这条新闻还得了！张佩青守着电话，随时保持着线路的畅通，一有消息马上可以发稿。

电话终于响了，张佩青跳了起来，可是传来的不是吉隆坡那名漂亮女发言人的声音，他失望的应了声：“姊！”

“我有事找你！”张佩芬在电话那头强忍着呜咽。

“等几分钟好吗！我在等马来西亚长途电话，糟糕，主任在瞪我了！”

“你要我给你买车，借钱给你买房子时，我叫你等过吗？”张佩芬的呜咽转为质问。

“好吧！”张佩青心里叹气，他老姊说得是实话，他现在只盼那个女明星最好别死，就是要死也得过了凌晨出报后，要不然他可吃不完兜着走。

“你姊夫在外头有女人了！”

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，他姊夫性好渔色，哪回在外头碰到，手臂上不都搭挂着一个女人！

“我知道。”他应着。

“你知道？知道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张佩芬生气了：

“你到底向着谁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可是你要我别老拿这种事烦你！”女人真是怪，他想，以前他姊夫成天胡搞，她怪他多嘴，现在又倒责备起他来了。

“好了！”她没好气的！“你知道那个骚狐狸是谁？”

“知道！朱蝶起，一个影坛新秀，噢，对了，她马上就是多乐天使！”

“什么多乐天使？”

“你从不看电视？这是种台北最畅销的酵母饮料，每季都有新广告，从明天开始，多乐买下了各报的第四版，各电视台也都插上了密集广告。”

“别替多乐做广告了！”张佩芬不哭了，口气却更不耐烦：“这个朱蝶起是条八爪鱼，她缠上你姊夫了，你姊夫那个混球居然把我在花园新城的房子也偷偷给她住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更可恶地是她现在狮子大张口，要我们给她五百万，否则就上法院告你姊夫。”

“可是她成年了，控告可能不容易成立吧？”

“哼！她告天豪，我还要告她勾引有妇之夫妨碍家庭呢！”

“那不也把姊夫一起告上了？”

“那个死人，最好给他个教训，看他还敢不敢！”

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好不好？”他小心翼翼的。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反正你有意给姊夫教训，不如交给我来办，也不必上法院了，我马上发一个特稿，把朱蝶起敲诈勒索的事抖开来，教她勒索不成还身败名裂，这种桃色新闻，包准轰动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这儿还有几张鬼打架的照片，我把它裁开来，你就登她的部分，教她这辈子再也装不成贞节烈女！”

烟蒂堆满了烟缸，银海广告公司会议室中的烟雾弥漫到令人窒息的地步，但这场像是无休止的会议仍在继续开着，每个人都在苦撑，没人敢提议休息片刻。

这是“银海”的生死关头，今天早上一打开报纸，朱蝶起的桃色新闻简直把每个人都吓呆了，谁也不能想像有张天使面孔的少女会做出这种事！

还有那些照片，真是可怕极了，就是台湾最大胆的风月片女主角也不可能拍出这种照片，但朱蝶起的确令人大开眼界，本年度最刺激的新闻非她莫属。

银海公司是这次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，只有立刻不惜一切代价把多乐的影片自电视上抽除，以去年夏天的旧影片垫档，幸好多乐公司在银海的恳求下，答应暂不追究，同时宽限一个月。

如果在这一个月找不到接替朱蝶起的适当人选，写好计划案开拍，明年度的新约就会有问題，丢掉这个大客户，银海只有关门大吉。

在这个动脑会议上，每个人都绞尽脑汁，但所想出的点子都跟上回槟榔屿的计划大同小异，所选定的模特儿也是美若天仙。

只有昌大卫力排众议，他是银海年资最久的职员。

“我们曾经费了四个月时间，在一万多个应征者中挑到了朱蝶起，她可以说是本公司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模特儿，但如果我们现在还想找一个气质相近的少女，我敢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！”他还没说完，另一个职员就气吼吼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公司的档案里有成千上万的美女照片，我不相信就找不到一个朱蝶起。”

“问题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另一个朱蝶起！”昌大卫很有耐性的说：“像朱蝶起那样的片子，我们也不可能再重

拍第二次，何不干脆转换个方向？”

“大卫说得有道理，让他说下去！”总经理阻止了剑拔弩张的局面。

“我有个构想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”昌大卫走到黑板前面，一边讲解他将多乐产品推向亲切方向的构想，一边在黑板上画出图解，终于以半数通过，结束了这个长达四十个小时、争论不休的马拉松会议。

但是昌大卫的工作还没完，他必须负责找到他心目中那个最能代表“亲切”、“朴实”和“温馨”的多乐天使才行。

他先到多乐工厂去参观生产线，这地方他来过多回，曾经有个品管部的少女给了他深刻的印象，虽然她的头发、耳朵、颈子都被包裹在层层的工作衣帽中，但是粗布工作服一点也遮不住她的天生丽质，也许，他还可以从多乐工厂中再找到几个这样的女孩子，不但完全符合他亲切、温馨的新形象，说不定“女工天使”还可以趁机炒热变成新闻呢！

走了一圈下来后，人事主任也把档案找齐了，但令他失望的是这些毫无修饰的脱帽半身照片，非但不能表现少女的美，相反地，粗陋的技术令她们个个看来都傻兮兮的。

“我想带这几位到摄影棚试镜，如果能从中产生一位多乐天使真是再好也不过。”

经过厂长请示上面后，双方终于安排时间，约好当天下午到摄影棚试镜，可是临上车，昌大卫才发现那个长得最可爱的女孩没来。

“她不能来！”人事主任向他解释：“我刚才发现她有问题，她是个跛子，四岁时得过小儿麻痹症。”

在工厂找寻“多乐天使”的主意既失败了，眼看日期一天天地迫近，昌大卫只有从公司档案照片想办法，他动员了一组四个人，花了一天半选照片，找出十名候选人，虽